

路客与刀客

● 司马中原等著

● 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522778

路客与刀客

● 司马中原 等著

● 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路 客 与 刀 客

司马中原 著

责任编辑：李逸村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2.5 插页：1

字数：213,000 印数：1—5,600

ISBN 7—5404—0414—0

I·334 定价：4.60元

目 录

司马中原

路客与刀客 (1)

墨 人

江湖恋 (132)

郑羽书

天伦梦回 (198)



司马中原

路客与刀客

山东闹大荒，把很多北方的伢子们逼离家乡，逃荒逃到我们家乡的洼野上来，一路上滚动着苦难年成褴褛的云彩。我真不知怎样形容他们破衣上那些补丁的形状和颜色了，有红有绿，有灰有黄，有方有圆，仿佛连天也跟着他们荒下来

• 1 •

了。

他们有的背着行李捆儿，有的推着鸡公车，有的牵着毛驴，驴背上架垒着七零八碎的东西比人头还高，有的挑着白柳的筐篓，一头装着孩子，另一头装着锅、碗、瓢、盆等杂碎的物件，恐怕两头的重量不均匀，筐底下还压上两块从老远家山带出来的石头，那些石头又楞又硬，也带着一股山东味道。

他们总在年前年后那段日子逃荒过来，在洼野上度过漫长的荒春，直至布谷鸟飞来，他们才朝北迁移，重返他们在我摹想中很够稀奇古怪的家乡。

仿佛听谁说过，说这些山东老倬们不但骨气硬，牙齿更硬，能啃得动硬梆梆的小石头……我真的奇怪着，想必他们那些山田里，全都像我们在洼野上种麦一样，全都点种着大大小小的石头，小石头被他们捡去吃光了，才背着碗大的石块逃荒。或者我疑心他们的田里石头太多，每年总得借着逃荒之便，背它一筐箩出来，沿路丢撒，让我们这些从没看见过山像什么样子的孩童，也能摸得着从大山肚子里生出来的石蛋。

倬子们即使逃大荒，也逃得够硬棒，即算饿死在野地上，也心安理得的闭上两眼，接受命运安排，没谁扯过人家一把麦，挖过人家田里的山药萝卜，甚至不乞不讨，不冲着人家亮他们汪汪的泪眼。他们逃来洼野，把荒地当着家乡，分别的采伐野芦，编成卅字形的芦席，搭盖起半圆形的低矮的芦棚聚居在一起。那些芦棚搭得有行有列的，整齐得像是白木案上放着的、刀切的馒头。唱书的唱过七百里连营，约摸也

就是这种味道。

而我们习惯的管它叫“逃荒的窝棚子”。

“唉，去看窝棚子的侂子去呀！”

一逢有人这样说，一伙儿便都鸟似的飞着去了。说真的，住在窝棚子里的侂子们，真有些儿玩意，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，一脸皱纹把那张脸挤得笑咪咪的，也许是她年轻时收成好，日子过得富泰，她笑得太多的缘故；她用黄盆搅和了一盆红粘土，怕风吹燥了土皮儿，也像发面似的，用一方灰涂涂的湿手巾盖着，一只竹扁里，分别的捆着一把把涂染了各种颜色的鸡毛，她用极熟练的手法，取出红粘土来捏着，捏着，三捏几捏的，就变成一只泥鸡，再把染色的鸡毛插成鸡尾，立在一块木板上，让它去晒太阳，一会儿功夫，那方木板上，就立满各种泥玩意儿：泥鸡、泥鸭、泥猴、泥娃娃……

“卖吗，老婆婆？”

“好了就担去卖，”她说，“这只是泥坯儿，得晒干它，晒干了，再涂白粉，点眼睛，画上嘴、鼻和翅膀，那才行。”

那边有个侂汉子在用刨子刨一方黄芽木板，刷刷的推得很起劲。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年岁的侂小子，蹲在地上捡刨花儿，送给他姐去生炉子。他姐是个十七八岁拖着一条大黑辫子的姑娘，扁扁的一张黄白脸，笑起来很圆很美，有些像十五夜晚饱饱的春月。

“你姐长得好光鲜！”谁那么一说，小侂子的黑脸就红了，有一种北方特有的沉默的忸怩。刨木板的侂汉子说那不是他姐，是他的媳妇儿，后来我们又从他的话里，晓得他将用那

些木板刻印过年用的财神、灶君、挂廊和一些单色的民俗板画。

慢慢的，我发现那些逃荒人，无论男女老幼，都有着他们不同谋生能耐和刻苦、勤劳、适应环境的韧劲。他们有的摇着手鼓，在村头贩卖布匹；有的背着药箱和刀枪把儿，卖药要江湖；有的唱书、唱大鼓，靠乡土曲艺的收益生活；有的编芦苇，编柳篮子和背篓去批卖，差不多都整天在外为谋生忙碌，只留下极少数的老人家，守着窝棚子晒太阳，或者做些轻松的家务。这样逃荒的生活，每年继续到麦子吐穗的时辰，他们回去时，车上堆着豆麦的种子，驴背上驮着准备贩卖的布匹和米粮，——即使在回程的路上，他们得空子也要做做交易，多积攒一些钱财。

他们走后，把窝棚子拆了，洼野上只留下一些锅洞和柴灰的黑印子，以及那些多棱多角的石头。

洼野上的人们捡回他们留下的石头，有人用它作门臼，有人用它压菜缸，我也曾捡回一些石头，在院角堆成一座幻想里的大山，一想起那座大山来，便跟着想起那些逃荒人的影子。在我的想像当中，那些住在光秃秃的大石头山的山窝里的人们，一定是很贫苦的，要不然，他们怎会年年离家千百里，逃荒到南边来呢？怎会那样勤苦的积聚钱财呢？！

当那些逃荒的窝棚子重新在荒野上搭盖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认得一个姓安的老传子，他是窝棚子里的荒户头儿，常捏着长烟杆儿到村落里来，跟当地的住户攀谈，谈收买编席子的野芦，编筐、篮的白柳，有时候，也谈起他的老家——安家寨子，谈起他们寨子里的生活、风尚，也谈起他们乡野上

的许多传说，大都是关于游侠、刀客(带刀的土匪，俗称刀客)和响马的。

“大山窝里的人都很穷苦罢？倚老爹。”

听谁这么一问，那个安老侉子就摇起头来了，他头上的白头发已经稀疏得能捏着数数了，太阳照在花白的发根上，直能看见虱子爬，但他仍然把那撮白发搓成一股极细极长的小白辫子，绕头盘了两三匝，真像盘着一盘白花蛇，他在开口说话之前，总要习惯的叭上两口烟——即使锅袋锅是空空的。

“在咱们那里，早先的日子好过得很呐！”他说：“山里土少石头多，一样难不住人，只要世道平靖，不拘贫富，都过得去的。……有人出门做买卖，有人走码头跑江湖，有的白手走关东，无论哪行哪业，钱财都是人赚的，一样的发迹。就拿咱们安家寨子来讲罢，旺盛的时节，户户都有镇宅子的底财(即窖藏的财物)，按道理，就算遇上三五个大荒年成，也不至于逃荒的。几十年头里，咱们寨子里头，无拘那户人家起宅子，正房四角，都得先埋下荷花缸或是小口坛子，坛里缸里，都满装着龙洋、铜子儿和青钱；那略微富庶些的人家，黄白之物，珍珠玛瑙也都是有的，那都是老古人的风俗。”

“不担心强盗眼红，去抢寨子吗？”

村里的长工们的兴致高得很，一见着安老侉子，就央他坐下来聊。他们所问的，也正是我们孩子心里想问的。那个白头的安老侉子闲着没事，一打开话匣子来，就滔滔的说个没完了，

“咱们那儿，全不像这儿的村庄这般散落，山窝里地广人稀，响马刀客又多，一般人为了防盗匪，大都聚集在一起。到过那儿的人都知道，你走山路，一天到黑走下来，眼儿见不着几个寨子，可一有了寨子，那就大得很！少则百十来户，多则三五百户不等，像咱们上千户人家的大寨子都是有的。每个寨子都有红衣炮，猎銃和刀矛，平素有操练，夜来有人巡更。就算是他响马刀客想来拔寨子，也不像平阳广地上那么容易，归根一句话，那些响马、刀客，也只是打劫客商行旅的居多，若说硬灌（攻打）寨子，就未必如他们的意。”

“你们既都有底财，不怕荒，那为何又成群大阵的逃荒来？”一个长工不解的说，“你们寨里人逃荒逃走了，那些响马刀客，可不是攥着机会去刨底财了吗？”

“唉！”他有些懊丧的短叹一声，用长烟杆敲着沙地说，“俺说的，全是老早先的事了，如今还有啥好说？底财、浮财，全没啦！俗语讲的好，不怕荒，只怕乱，一旦世道乱起来，拿啥也挡不得；世道乱了，人心邪了，响马刀客不光是逞血气，凭勇力要命，也学会了使心机，山里的好些寨子，全是被他们设计拔了的。”

“你们安家寨子，也叫强盗灌进去过？”

“怎么没有来？！”他说，“早在几十年头里，俺那时还是个小小子，一股强悍的响马卷过大山窝，他们有上千的人马，为头的是个黑道上咄咄响的汉子，光着个大葫芦头，人全管他叫铁葫芦徐坤，他们像一股旋风，在山窝里打转，把邻近的寨子全给拔了，压尾才动了安家寨子的脑筋，在山口外的荒铺里放话，又在寨墙外的树上贴条子，要咱们寨里送五万

大洋，限期一个月，要是过了时限，就要灌进来，杀一个人不留面，马不留头。”

他说的是几十年前的事实，可在我们听来，就变成那么神奇，那么遥远了。我们很早就沉迷在那些通俗的历史故事里，那些故事，有时候由说书唱戏的说唱出来，有时候出现在乡野的传言里，灌入我们的记忆；不论是马背上的英雄，或是绿林中的豪客，像卖马的秦琼，白马银枪的罗成，铁锤李元霸，黑脸姚期，勇将岑彭和马武，征东的薛仁贵和番邦的盖苏文……像七侠五义里的展雄飞和白玉堂，彭公案里的黄天霸和窦尔墩……千百个这样的人物，都活在乡野人们的心里，如今一听安老侉子讲说的故事，我立刻就沉迷了。

“那个铁葫芦徐坤，当真拔了你们的寨子？”

我就知道有人会这么问的，一逢听起这一类响马和刀客的故事，长工们比孩子们更显得渴切，更显得沉迷，有人半张着嘴，有人手捏烟袋忘记吸烟，那付傻楞楞的样子，好像一棍也敲不醒似的。

“倒不是硬灌进去的。”安老侉子说：“他们先着一撮人混进去卧底，使出些叫人梦想不到的手法，险乎险就把寨子给端了锅……亏得有个过路的客人插手，放倒了盗魁铁葫芦，寨子才暂得保全。这宗事情，远近传讲了好多年，不过嘛，像那样的路客，朝后就没谁再见过了……响马刀客们越闹越凶，年成也跟着一年不如一年啦，回想当年，只像一场梦罢了！”

有人端杯热茶给他，安老侉子润润喉，就讲起那个奇异的故事来，那是我毕生所听到的乡野传说中最精彩的故事之

一。时隔这么多年了，我仍然能记起他讲说这故事时的语音和神态。他头上盘着的白花蛇似的小辫子，以及他不时点动的长烟杆，但我已经记不起他娓娓叙述的语言了，那故事逐渐的在我心里活动起来，变成一幕幕活生生的情境，使我必得依照那些情境重新组织它们，如果读来不见精彩，我想，应该怪我文字的沉重朴拙，不能替代他鲜活的乡土语言罢。

安家寨子之夜

风声很紧，褪去红衣的子母炮和各式铕枪都上了寨墙，守寨子的汉子们日夜都留在寨墙上石砌的哨棚里。有人和衣歪在火药桶上，搂着铕枪睡觉，其实也只是倦极了，轮流闭闭眼，没谁真能大放宽心睡得沉酣，有些揉眼打呵欠的，都在谈着铁葫芦徐坤那一把子悍匪。

夜晚的山风，棍打似的尖猛，满天墨染般黑把寨外荒山野岭罩盖着，只有几盏烟熏火烤的纸灯笼，在无际的墨黑里发出昏黯的黄光，旋荡着，波闪着，也带着不堪深秋夜寒的瑟缩意味。

巡夜的梆子声僵而脆，冷冷的一路敲打过来。

“天黑风紧，小心把守，留神寨外的动静啊！”

巡更的总是两个人，前面一个拎着灯笼照光，后面的插着没鞘的单刀，有一搭没一搭的敲打着梆子，刀把儿缠着红布，在灯笼光映照之下，发出触目的凄凉的光采。每经过一座挑着灯笼的哨棚时，他们的喉咙就提得高些，偶尔也停顿

下来，跟守寨子的说些什么。

“石家寨子也叫铁葫芦砸破啦……砍倒不少守寨子的壮汉。”

风把这消息刮荡开去，很多颗心都压上一块石头，甸甸的朝下沉了。石家寨子人口不多，却以险固知名，离这边不过一天的山路。前几天，石家寨来人借火药，还夸说他们的寨子有了充足的火药，就像加了箍的铁桶呢！这才眨眼功夫，那寨子就叫悍匪砸破了，怎不叫人脊梁上刺刺的惊寒？！

守寨子的都知道，对付股匪习惯只有两条路，悍匪贴出条子，或是差人送了片子之后，寨里的人就得聚集起来，在两条路当中任选一条走，要是自觉寨上势单力薄守不住，那就得按照股匪开出的条件和限期，把钱财凑足送出去，这叫做“接片子”，也就是向股匪低头认输的路子。山窝子里的民风犷悍，很少有向盗匪低头的情事，那么，余下的路只有一条——死守寨子，力抗盗匪的扑袭，不计任何的代价。

铁葫芦徐坤早在两天头里，就在山口外的荒铺里放了话，又在荒铺的木柱上挂了一只葫芦，片子贴在葫芦上，指名要安家寨子的族主安大户接片开价，是五万大洋。对于安家寨子来说，五万大洋这个价钱开得不算离谱，单是族主安大户一家，就能拿得出来。

安大户集聚族人商量过，决定不接这个恫吓性的片子。安家寨子地形奇险，寨里上千户人家，寨墙坚固，火枪土炮又足，多少年来，没有哪一股子响马刀客敢到老虎嘴里来拔牙。有些外来的匪寇踏过安家的地面，还得先备了礼物担上山来，投帖留名打招呼。这一回葫芦贴了片子，哪怕只讨一

文钱，也是存心跟安家过不去的馊法，甭说是大洋五万了。

“人人有脸，树树有皮，这个片子咱们万不能接它！”

“老虎不发威，叫人当成病猫看！”

“亮几分颜色给那个铁葫芦瞧瞧，让他知道咱们安家寨子不是好惹的！子母炮铁銃角，硬过他那葫芦脑袋！”

就这么群情激奋的，逼着安大户把铁葫芦送来的葫芦砸碎了，片子给撕了。消息传遍全寨子，大伙儿知道命运已决，个个磨拳擦掌的准备跟悍匪作决死的拚搏，来保全这座寨子。二天清早，寨外的枣树林和灌木林里，就发现了许多悍匪撒出的帖子——那叫做催片子。

寨子上没有理会铁葫芦进一步的威逼，红衣大炮，火銃、刀矛都上了寨墙，这一道寨墙，就成了寨里人身家性命的护符，说什么也不让悍匪灌进来。连毛头小子都听过那些恐怖的传说，晓得一旦让悍匪砸破寨子后，他们将面临着怎样悲惨的命运……按照古老的例子，哪一个寨子撕了盗魁送来的片子，就是双方决绝的表示。悍匪不灌进来便罢，一灌进来，就会大施报复，挖尽藏财，纵火焚烧房舍，杀尽男丁活口，掳掠牛羊牲畜，更对妇女施以奸淫和非人的凌虐，若想免除家破人亡，只有拚死护着这道坚固的寨墙。

铁葫芦明知安家寨子撕了他的片子，偏偏不急着抢扑这座大山窝里最大的寨子，他存心要在安家人眼前，炫示他的强悍，他的威力，两日夜的功夫，一连拔下三座邻寨，尤其是防守实力仅次于安家大寨的石家寨子。

石家寨子一破，安家寨子里的人才觉着胆寒了。

灯笼在无边无际的夜暗里颤栗着，那一圈圈微弱的黄光，

分别的被夜的黑牙齿吞噬着，显得分外的孤单。望着飘摇在寨墙上的灯笼，人们就会想到铁葫芦是狠毒的，他剪除了那些邻寨，使安家寨子孤立在荒山野岭当中，就如同被灯笼围于夜暗一样。

“天黑风紧，黑里的动静要看清呐！”

笃笃，笃笃的梆子，又绕着寨墙，一路敲过来了。

“咱们在守着呢！”

守寨子的答应说。

在寨墙的一个角落上，一个崩塌了的寨垛子旁边，有人新担来大堆的石块，赶夜挑灯补修着它。长条青石压顶的，方形低矮的寨棚子里，铺着散乱的干草，斑驳的灯笼碎光下面，坐着三个守寨子的人，一个年纪快五十的汉子抱着一把磨得发亮的单刀，一个矮壮结实的后生，正在通他双管火铳的枪膛，另一个膝上横担着红缨枪，枪缨是生麻绳儿染成的，年月久了，褪了颜色，红里夹带着一些苍黄的斑点。

“二叔，您也上了寨墙？”敲梆子的说。

“俺是人老刀不老，可不是混充人头来的。”老家伙紧紧刀把儿说，“听说石家寨子被捣破啦，俺捏了一把汗，铁葫芦这股子人够歹毒的，不由俺不卖老命，上来护着这道寨墙。”

“天黑破的石家寨子，”拎灯笼的说，“要是还有男丁活口逃出来，五更天会来叫寨子，是真是假，先得弄清楚，甬误把他们当成响马开枪。——这是族主交待了，铁葫芦会差人追袭，他们没法子全打寨口进来，要是有人叫寨子，放绳下去，挨个儿绳上来。”

巡更的说了话，正待要走，那个叫二叔的说：

“这个铁葫芦是什么来历？你们听谁说过没有？”

“听说是在利津那一带闯起来的。”拎灯笼的说，“羽翼没成的时刻，叫官里剿办过，遁到豫东杆子上盘桓过两年，旁的就不甚清楚了。”

“前寨有人逃出来，说他们眼见过铁葫芦，骑的是匹枣红色的口马，身材高大，阔肩膀，厚胸膛，油光灼亮的一个大葫芦头，前后有快枪跟着，他自己却空着两手，判官头上，挂着两只海碗大的铁流星。”敲梆子的说，“约摸他是要把式起家的——忘不掉他那老行当！”

对方低下头，沉思起来，半晌才幽幽的自语说：

“瞧光景，他真有两招儿，咱们族主家的护宅师傅赵五爷，这回该算是遇上对手了！”

在这种只有土枪土炮的乡野上，乡民护寨子，大半仍使用刀叉、长矛、缨枪等类的武器，双方接敌时，还得靠着武术的根基来决胜，因而，在安家寨子这些壮汉的眼里，族主安大户家延请护宅师傅肥牛赵五，便成了一等一的好汉子了。赵五原是背箱子卖野药的，前几年路过寨上，插起长招卖药，露过两手扎实的功夫，他举得起安大户门前场子边的头号石锁，那石锁还是几代之前的祖先安武举留下来的，阖寨的汉子，没有谁能举它过顶；赵五单臂抡着锁把儿，脚下跨开骑马步，双膝微蹲，大喝一声：

“起！”

人们只见他微微一振腕子，那半嵌在泥土里的巨大的石锁，便被他拔将起来，高高的举在半空了！若说旁的功夫，还作兴夹进几手乡愚不识的花招，举锁这门子硬功夫，却掺

不了一丝假。头号石锁的斤两是有定数的，明明白白的刻在锁背上，上秤称，也不差毫厘，赵五居然把它举起来了，不但单臂举起那锁，而且三抛三接，连族主安大户也瞧得呆了，夸他真有一把神力！

赵五受了夸赞，跟着又要了一套齐眉棍，棍风虎虎，棍法精娴，安大户看上他是条好汉子，就延请他当了护宅师傅，兼守寨的教习，教乡人要刀弄棒。这一回铁葫芦席卷大山窝时，赵五就当众发过狠说：

“什么它娘的铁葫芦？！碰上俺的齐眉棍，俺要它变个红瓢子烂西瓜！”

铁葫芦的功夫怎么样？这位守寨子的二叔没曾见识过，至少在他眼里，赵师傅是个有份量的武师，肥牛赵五的那手功夫，实在够硬扎的了。死抱着“打蛇打头，擒贼擒王”想法的安二叔，总把铁葫芦幻想成赵五爷的对手，若真有机会想让他两人碰上面，齐眉棍对铁流星狠斗上一场，赵五爷他能把铁葫芦先给放倒，还怕那窝没了首领的盗匪不作鸟兽散吗？

想着想着，他竟勾着头打起瞌睡来了。

“二叔，二叔，您瞧那火把！”

他被攢着红缨枪的后生推醒了，吸回挂在口角上的口涎，揉揉倦眼，猛打一个长长的呵欠说：“火把？在哪儿？”

不过他立时就看见了，一支，两支……总有十来支火把，在几座寨垛子的缺口间闪动着，相距很远，望过去极像是一串儿横飞的流星——那是人在奔马上拿着火把的，要不然，移动得绝没有这样的快速。

“几更光景了？”他问攢缨枪的后生说。